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考略

楊大鈞

丹陽郡：故郢郡，屬江都（錢大昭曰，『屬』上當有「景帝三年」四字）。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屬揚州。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一。有銅官。縣十七：

丹揚郡，治宛陵，今宣城縣治。王鳴盛曰，『揚字從手，其屬縣丹陽則從自，而南監本俱作陽；晉志或作揚，或作陽，而屬縣則作揚，且注云，「丹揚山多赤柳在西」，然則縣名從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從手從自，皆傳寫誤也』。愚按，從手爲字誤，理或有之；若從自，則自續志暨他書，無不皆然。丹陽者，丹水之陽也；後以地多楊柳，改稱丹揚，自沈約晉志始；而他書從自，謂皆傳寫之誤，恐亦未然。丹陽名稱，見歷史者不一：西漢丹陽郡今宣城，丹陽縣今當塗南，一曰小丹陽（詳見下丹陽縣）；西晉移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年，始以京口爲丹陽郡，改曲阿爲丹陽縣；皆非漢舊壤也。此外湖北巴東縣亦有以丹陽名者。

郢郡，是秦置與非秦置，亦古今聚訟之點；其主張秦置者，如劉昭，李吉甫，樂史，胡三省，馬端臨，顧祖禹，洪亮吉等皆是；其以爲非秦置者，如劉敞，錢大昕，錢坫，王鳴盛等皆是。要之秦三十六郡，史記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孟堅志漢各郡國，始詳言其沿革：有沿秦之舊稱而爲郡者，則書曰『秦置』，如琅邪，會稽，漢中，蜀郡，巴郡，河東，東郡，南郡之類是也；有易秦之舊稱而名郡者，則書曰『故秦某郡』，如沛郡則書『故秦泗水郡』，五原郡則書『秦九原郡』，鬱林郡則書『故秦桂林郡』之類是也。茲書『故郢郡』而不曰『秦』，則與廬江郡之書『故淮南』同一義例，其不爲秦置章章明矣。錢大昕以爲楚漢之際所置，雖無確證，比較可信。

銅官，當即今銅陵縣銅官山名所自出。元和志曰：『輿地志云，「宛陵縣銅山者，漢采銅所理也」。又曰，『利國山，在南陵縣西一百一十里，出銅，供梅根監』。又曰，『梅根監，在縣西一百三十里；梅根監并宛陵監，每歲共鑄錢五萬貫』。又曰，『銅

井山在縣西南八十五里，出銅。按，唐南陵縣，本漢春穀縣地，約在今南陵，繁昌，銅陵三縣境，其爲丹陽郡所統治無疑。樂史云，「六朝以來，皆鼓鑄於此」。至今尚以出銅著稱。

宛陵。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莽曰無宛。

宛陵，一統志，「即今宣城縣治」。洪亮吉曰，「晉爲宣城郡治。隋初改縣曰宣城」。

彭澤聚，一統志，「在宣城縣西南」。

清水，一曰冷水，說文，「冷水出宛陵西，北入

江」。段玉裁曰，「即清水也，今爲清弋江」。據一

統志，「源出石埭縣舒溪，及太平縣黃山，合流北入

涇縣西南界下涇灘；又東北流至巖潭，與涇水合（參

看下涇水）；又經縣治西，爲賞溪；又東北受模溪琴溪

諸水；又北匯爲清弋江，入宣城界，逕縣西六十里，

與南陵分界；又北合諸水逕灣沚北出，下流於魯港入

江」。

宛溪，在縣東；勾溪，在縣東三里；二水合流，

經敬亭山東爲敬亭潭，南瞰城闔，千巖萬壑，雲蒸霞

蔚，爲近郊名勝。

於潛

於潛，一統志，「在今於潛縣治北」，昌化並漢縣地。吳越春秋，「秦徙大越烏語之人置潛」，即此。

漢置於潛縣，後漢始加水焉（見續志）。元和志，寰宇記，均謂至隋加水，似未可從。紀要曰，「隋蓋作潛也」。

天目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元和志云，「有兩峰，峰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名曰天目」。寰宇記曰，「山極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茶譜云，「杭州臨安於潛二縣，生天目山者，與舒州同」」。

桐溪，洪志云，「在縣西」。漸江水注，「桐溪水出於潛縣北天目山，逕縣西爲西溪，合紫溪水；紫溪出縣西百丈山，即潛山也」。二水合流逕白石山陰下，入會稽富春。

江乘。莽曰相武。

江乘，一統志，「在今句容縣北」，秦縣。史

記，「始皇自會稽還過吳，從江乘渡江」，即此。兩

漢均爲縣；吳省爲典農都尉；晉武帝太康元年，復

立；咸康元年，改屬琅邪郡（按，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

江者千餘戶，因置郡；齊永明六年，又徙琅邪郡治白下。顧炎武

曰，『自古南北之津，上由采石，下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自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復以丹陽郡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春穀。

春穀，一統志，『故城在今繁昌縣西北』。王先謙曰，『南陵，繁昌，漢春穀地；又銅陵半入春穀境』。

江水自陵陽來，右入繁昌縣境；又東，荻港水出銅陵縣北流入之（按，荻港在縣西五十里，入江處舊稱險要，西對無爲）；又北巡板子磯（按，一統志，大陽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其相接爲小陽山，山之西麓，盡于江中，有板子磯，馬微麟長江圖說，即層居山，一曰孤圻山，上有龍池），而歷舊縣，桓溫所築赭圻城也（按一統志，城在縣西四十里，桓溫隆和初被詔，至赭圻，詔又止之，遂築赭圻居之）；又東北徑蘆席夾，內水通三山夾，江水東北歷虎檻洲（按，洲在縣東北五十里，宋泰始二年，晉王子勛與兵江洲，其將孫沖之爲前鋒，據赭圻，沈攸之自虎檻進攻，大破之，即此）而逕關門洲，與夾水合而東注，下入蕪湖。

秣陵。莽曰宣亭。

秣陵，一統志，『故城今江寧縣東南』，上元江寧並

漢秣陵地。其地本名金陵，相傳楚威王滅趙，置金陵邑，因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秦始皇自會稽還，望氣者言金陵有王者都邑之象，因掘斷連岡，改曰秣陵；兩漢因之。孫權自京口徙都，改曰建業。晉分建業江寧爲二邑（按，太康元年，改建業後爲秣陵；二年，分秣陵秦淮水北，置建鄴縣；又元年，分秣陵置臨江縣；二年，改江寧縣，此爲後日分江寧上元二縣所自始）；元帝復爲都城，改名建康，宋，齊，梁，陳因之，號曰六朝。厥後南唐更築，跨秦淮南北，周二十五里。明益擴而大之，東依紫金（即鍾山；一統志，在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西據石頭（一統志，在上元縣西二里，北緣大江，南抵秦淮河口），北跨白下（一統志，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陵），南緣長干（一統志，在江寧縣南），臺臺城（一統志，在上元縣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即晉建康宮城，其地據高壘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今胭脂井南數里，爲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吞秦淮，周九十六里。

按，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都邑之氣；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之曆數，猶爲未及；及晉

之渡江，乃五百二十六年，遂定都焉。此時年之偶合，仍不離術士之說也。愚以為都邑之盛衰，全係乎土地之肥瘠，人民之聚散；周，秦，兩漢，金陵土地未墾闢，人口未繁殖，無緣為全國所重視；自孫吳以後，建都以立根本，於是既庶且富，攘往熙來；加以吳會沮洳，漸成膏壤，五方輻輳，唐以後為東南最大都會焉。此亦如關中之鄠杜竹林，南山甘木，昔日號稱『陸海』，自人意不屬，而九州之上腴幾變為不毛之瘠土。天時地利全以人事為轉移，望氣之說，無所取也。

故鄣。莽曰候望。

故鄣，王先謙案，『據一統志，「故城在廣德縣東北，安吉縣西北十五里」。廣德安吉，今分隸蘇浙二省，漢並為故鄣地』。一統志，『銅峴山，在安吉縣東三十五里，吳採鄣山之銅，即此』。故鄣之名，或即因此起歟？

橫山，在廣德西北五里，高出羣山，四望皆橫。

靈山，在廣德南七十里，泉石為一縣之冠。桐源山，

一曰桐山，亦曰白石山，在廣德西南八十里，桐水發源於此。

桐水在廣德西北，源出白石山，又逕郎溪縣南，西北流，合諸水入南碕湖。南碕湖，在郎溪縣西南四十里，承桐川下流，接寧國府界流入丹陽湖，俗謂之南湖。

句容。

句容，一統志，『故城今句容縣治』。〔按，縣北六十里，即江乘縣〕。元和志云，『晉元帝興於江左，為畿內第二品縣』。寰宇記云，『界內茅山，本名句曲山，其形如句字，因立縣名』。又北有華山，秦淮發源於此〔按，秦淮二源，又一源發溧水廬山，二水北流，合于方山西，貫金陵南城內外〕。

江水自秣陵來，右入句容縣境，漢縣也。江水東逕三江口，洲渚羅立，港汊參分，故有三江之名；又東逕李家溝；又東逕大套口，下入會稽丹徒。

涇。

涇，洪志，『故城在今縣西』。王先謙案，『今涇縣，旌德，太平，漢涇縣境；又青陽半入涇縣地』。

一統志，『三國吳赤烏中，置安吳縣，在今縣西南五十里藍山內，今有安吳市及安吳渡』。

涇水，洪志，『在縣南，發源績溪縣徽嶺，流入

縣界，名涇水，漢縣以此名。一統志，『涇水一曰藤溪，西經桐嶺南；又西北受楓溪水，匯爲星潭，下三門灘；又北至巖潭，與賞溪合，下流即清弋江』（參看前宛陵縣注）。

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丹陽，一統志，『在當塗縣東』。宛陵爲丹陽郡，此爲縣，故有『小丹陽』之名，亦猶沛郡治相，而沛縣則爲小沛矣。後漢建安初，呂範從孫策渡江下小丹陽；晉咸陽二年，蘇峻濟橫江，自小丹陽至蔣陵覆舟山；皆即此。晉武帝分丹陽置于湖縣，在當塗縣南。

江水自蕪湖來，東北徑東梁山，其上爲龍山，桓溫以九日宴此；又北逕采石，下入秣陵。

熊繹當周成王時，封於楚蠻，居丹陽。括地志，

『今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輿地志，『秣歸縣東有

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所封也』。是皆楚地之丹

陽，與吳地丹陽無涉。且考之史記，熊繹居丹陽，五

傳而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

今上庸縣），至於鄂（九州記曰，今武昌），又立其長子康爲

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

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若云所封果吳境之丹

陽，何以蕪路藍縷，跋涉山林，盡與楚地丹陽相近，

而吳境丹陽，歷數傳不聞尺土之開闢，何以至十八世

文王，忽越千餘里而都郢乎？又毛遂云，『一戰而舉

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及王之先人』，亦皆

指楚地言之，未聞與吳之丹陽有關係也。是以孟堅之

說，自徐廣酈道元以下多不從之。一統志曰，『楚始

封之丹陽，一在枝江，一在秣歸，與此相距數千里。

班志於丹陽注爲熊繹所封，而陳宣帝詔亦曰『爾熊繹

之遺封』，誤矣。

郢，今湖北江陵。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

二，行千二百里。

石城，一統志，『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貴

池，建德（今至德），並漢石城地。

分江水者，王先謙曰，『江至此分爲南江也，班

以分江著其源，以餘姚（會稽縣）標其委，會稽吳下

復曰『南江在南』，合北中江爲三江，以應禹貢『三

江』之文』。以水經沔水注證之，『江水東至石城縣

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爲北江，其一爲南江（班以分江

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廳始貫穿爲一條，南江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今貴口池口，皆以貴長池得名）；又東逕臨城縣（吳臨城縣，今青陽縣南五里有臨城河）；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此句準地望，應置『故鄆縣』下，王氏亦有此說，見補注）；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即舒溪，出陵陽山下，北逕安吳縣東，又北注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王氏疑南爲北之誤，以南江至此，不得再逕寧國之南也）；又東逕故鄆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寰宇記，箬溪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于湖，趙瀆蓋長瀆之故迹）；又東至會稽餘姚東，入於海。此鄆注南江經過各地之文也。再就臨城河，貴池水，旋溪，涇水，桐川諸水連續經行之迹實指之：阮元浙江圖攷有云，『青陽縣有臨城河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據此，則貴池水與臨城河本相連屬，爲南江故道。又云，『賞溪上連清弋江，下連舒溪，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溪清弋江而北向』，據此，則賞溪與青陽水亦本相連續，爲南江故道。又云，『旋溪水北注於南江，今南江既湮，而旋溪水北合涇水爲清弋江，然舒溪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也』，據此，則舒溪涇水

之間均南江之故道。又云，『桐川在廣德西北，曰桐汭者，則桐水入江之處，蓋桐水自北而南注江也』，據此，則桐川入江之地亦南江故道。此諸水連續貫通之迹，即南江之所匯也。再就江之首尾言之：王先謙以爲『首受江』當在今李陽河（貴池西六十里），河水以大江消長爲盈縮；西五里曰新河，自河口出江中，有石槎枒橫突，爲攔江羅刹二磯，南唐役三十萬夫作支流以避其險，是河水受江之遺迹猶在；此南江之首也。至其尾，則自餘姚入海之道，說亦不一：阮元以爲自太湖出吳江，南趨嘉興，石門，仁和，逾錢唐江折而東而北至餘姚入海，今之運河，即古瀆之迹也；朱一新則曰『由湖口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

按，今分江水南江首尾，均滄桑屢變，無可探尋，然容可以強辭解說；最困難者莫如中流一段。今言南江故道，大抵須經青陽涇縣寧國廣德而入浙境，須知皖南巍峰突嶺，水性就下，豈有越山通流之理。若引濬沱清漳濁漳沁水諸流以爲之解，但太行千里，中有八陁，即由山之斷處以通河；皖南山勢則非其比。必如胡渭之說，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

則如吾中國南北運河，容納不同流之衆水，而於南旺湖置閘，分流南北，積數代之經營，竭萬民之膏血，此又豈衰周吳越之民所能勝乎。愚嘗反覆推尋不得其故，獨是顧名思義，班氏不曰南江而曰分江水，分江者，夾江之義也，必不能離江過遠。今攷貴池李陽河以上，有攔江磯；又東有馬石磯；又東有古夾洲，烏落洲，裕生洲，泥洲；又東入銅陵界，有鐵板洲，荷葉洲，楊山磯，新洲（其西北有老洲頭，復興洲，楊林洲，又西北有仁德洲）；又東北有十里長山（即鵝頭山）；又東北有丁家洲，葉家洲，團洲，章家洲；又東北有文興洲，環北洲；又東有紫沙洲；又東入繁昌界，有新洲，板子磯，養虎洲（古名虎盤洲），關門洲；又東至蕪湖界，有螃蠏磯，蟻磯，而至魯港。吾意古時上下數百里之地，必洲島連續不斷，以爲天然之界劃，北爲江，南爲分江水，分江水因容納貴池臨城河諸水，滔滔滾滾，過今貴池銅陵繁昌蕪湖諸縣界而至魯港，至此始脫離江之範圍（宋史河渠志，言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恐包貴池以東諸地言。最近測量自東流至蕪湖之江路，約長一百三十英里，沿途有汎濫六處，最顯著者即銅陵下之汎濫也，此汎濫兩

岸相距在十英里以上。時代久遠，江之廣狹若此，或者古時爲二江之流域。又疑南江之名，至魯港脫離江之範圍而始立，而與魯明江會。魯明江者，即舒溪，涇水，淮水之總匯，今之清弋江是也。南江又東合水陽江（今清弋江與水陽江有相通之道，或爲當日南江幹流之所經）；又東至廣德而與桐川合（此地舊曰桐汭，必桐川入南江之故道；南江既涇，桐川入南碭湖，又由湖北流入固城石臼丹陽諸湖，丹陽湖中江所經；又疑當日中江南江有往復逕通之勢。襄公五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哀公十三年，楚子期子西伐吳至桐汭，則或由中江以入南江，亦未可知）；又東逕吉安（南江由廣德逕吉安，中限天目山脈，其故道不可知，但據梅聖俞送劉郎中知廣德軍詩，有「措意初似禹，將通吳境河」之句，似舊有相通之道。又今浙江四安溪，一源出於廣德，合箬溪入太湖，或即取此道耶）。總之此等問題，證據太少，時代荒遠，徵信殊難。陳澧有云，「此江必不能越山而東，既首受大江，必仍與大江東北流，將近中江乃轉而東，與中江並流相去不遠，同注太湖，必如此乃得通流」。此誠通人之論也。

郡二，謂丹陽，會稽。

胡孰。

胡孰，一統志，『今上元縣東南』。錢大昕云，

『五十里湖孰鎮』。續志作『湖孰』。三國吳省縣

爲典農都尉。晉太康元年，與江乘復同立。有方山

（宋書隱逸傳，汝南州留築室湖孰之方山），夏架湖（五行志，

湖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均見洪亮吉東晉疆

域志。

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江。

陵陽，王先謙案，『據一統志，今石埭縣，漢陵

陽地；青陽，銅陵，半入陵陽境。陵陽故城，在青陽

東南六十里，石埭東北二里』。屈子九章哀郢曰，

『當陵陽之焉至兮』，姚鼐曰，『疑懷王時放屈子於

江南，在今江西饒信地，處郢之東，蓋作哀郢時也；

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者，古陵陽界，故曰『當陵

陽之焉至』。其後陵陽界乃益狹，乃僅有南陵銅陵縣

耳』，據此，則南陵亦古陵陽界。沔水注，『旋溪水

（按，卽舒溪）出陵陽山下（山在縣北五里），逕陵陽縣西爲旋

溪水；又北合東溪水（卽淮水，見下），下入宛陵』。

淮水，一統志，『出南陵縣南呂山，酈注之東溪

水出南里山，卽欽所謂淮水，一名小淮河；北流至南

陵縣南五十里，合漳水，經繁昌縣入蕪湖界，會於石

碗渡，爲魯港之一源』。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

川。

蕪湖，一統志，『今蕪湖縣東』。寰宇記，『以

其地卑畜水，濘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因此名縣』。

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杜注云，『在蕪湖，亦

謂之皋夷也』。江水自春穀來，右入蕪湖縣境，漢縣

也；江水東逕螃蟹磯；又東逕魯港（魯明江合石碗河水西流

注之，南江疑自此與江分支）；江水又北逕蕪湖縣城西（丹陽

湖水南分支入蕪湖界爲長河，河自縣左入江）；江水又北逕寡

婦磯，下入丹陽。

中江，在縣南，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

溧陽之永陽江，宜興之荆溪也。宋傅寅云，『班氏所

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自宜興航太湖逕溧陽至鄧

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垣。自

東垣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係大江支港。自

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此就中江

逆流言之。王先謙曰，『中江水自蕪湖入而東流，傅

氏所謂『蕪湖斷港』，卽今蕪湖縣河也；東北絕黃池

水入唐溝河；又東入丹陽湖，湖東卽高淳縣治也。

中江又東南入固城湖；又東逕東垣；又東爲胥溪；又東逕溧陽縣城北；又東會滬湖；滬湖之北卽長蕩湖也；右爲西沆，卽西九也；又東爲東沆，東沆南岸，今宜興縣城也；又東出爲沙港而入太湖。此就中江順流言之。蓋中江本自今蕪湖逕高淳，溧陽，宜興諸縣而入太湖，其後蘇常地利日闕，民病漂沒，或築堤障水。攷元和志載『蕪湖水西北入大江』，是元和以前，中江已不復東；其後南唐於溧水境築五堰，明初於高淳境築五堰，逼宜，歙，廣德諸水盡西出大江，於是中江上游之故道遂就湮沒。現時惟溧水一支尙沿荆溪以達太湖；若自蕪湖東往太湖，在東垣尙須陸行十八里。然其源流貫通之迹尙在，說者謂爲中江之故道云。

陽羨，會稽縣。一統志，『今宜興縣南五里』。

浙江圖攷云，『既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會稽郡屬縣有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所往來，故叙北江止毗陵，叙中江止陽羨。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

湖，又必由婁縣入海可知，此不詳而詳也』。

按，中江源流具在，紀要，一統志均詳述其源委，似與南江之全就湮滅者不可同日而語。或猶疑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蕪湖之水不得東南流而至陽羨；不知此水自宋明以來，通流者屢矣。宋元祐六年，商人販賣臙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給官中廢五堰，自是宜，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荆溪而至震澤（見東坡奏議）。明洪武二十五年，濬胥溪河爲運河，建石閘啟閉，因置廣通鎮，又鑿溧水縣胭脂岡，引丹陽諸湖之水，會秦淮以入江（見韓邦憲東垣攷）。事實如此，安見中江能通於宋明以後者不能通於漢以前乎！又有謂高淳之中江爲胥溪，伍員伐楚時所作。錢塘曰，『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溪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溪所由來矣』。要之，南江中江謂卽禹貢所指之三江，此另一問題，今不贅論；然在漢時必有是江，非孟堅鑿空之談，而中江故迹尤彰明較著者也。

勳。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王國。莽曰愬虜。

勳，一統志，『故城今黟縣東』。黟縣祁門，並漢縣地。元和志，『縣南有墨嶺，出墨石，又昔貢柿心木，縣由此得名。』說文「黟」字，從黑旁多；後傳誤，遂寫勳字』。

漸水，據說文水經，皆與賈志同；至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阮元云，『此新安江漸水，道元誤爲浙江。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數百里內之專名。若以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惟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說文「浙」下云，「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從水，折聲」；「漸」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南入海，從水，斬聲」；二水分明可證。道元所據乃山經誤本，故與桑欽所引不符。愚按，漸水，浙水，其名混已久；元和志，『浙江一名漸江』，一統志，『亦曰浙水卽漸江云』。今攷其源出婺源縣北浙源山；又東逕祁門婺源縣境；又東逕休寧縣西之江潭

務；又東南會吉陽水，曰率口，是曰屯溪；又東逕歙縣之歙浦口，與練溪水合，謂之新安江；又東爲深渡；又東爲街口渡；東南入浙江淳安縣界。

南蠻夷，酈注引無「夷」字。王先謙曰，『疑衍』。又水經云『漸水出三天子都』，卽山海經之三天子都，亦卽志所云之蠻中（東漢時新安一帶，山越所居，故曰蠻中）。唐盧藩解山海經，引漢志以南蠻中爲縣南率山，於是又有率山之名。一統志謂率山水分陰陽，其陰水東流爲浙，其陽水南流爲廬，與山經及水經均合。

廣德王，王先謙曰，『封中山憲王孫雲客』。
（晉爲廣德縣，隸宣城郡。）

溧陽。

溧陽，一統志，『在今溧陽縣西北』。溧水高淳，並漢溧陽縣地。

溧水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自高淳縣東流入，逕縣北；又東逕宜興縣界入荆溪，亦作陵水，一名瀨水（卽伍子胥乞食投金處，故名投金瀨）；又名永陽江，卽志所謂中江也。中江水西承丹陽水，自蕪湖徑溧陽，至宜興入震澤。其後皆溪限於五堰東垣，故不與石臼湖城諸湖接；然自蕪湖至太湖，中間僅隔東垣十八里，

故迹仍在也。
歙。都尉治。

歙，一統志，『故城今歙縣治』。歙，休寧，婺源，績溪，淳安，遂安，並漢縣地。按，徽州在漢時，並爲山越所居，重山峻嶺，置縣殊簡；至三國吳始割爲新都郡，分歙爲始新（元和志，本歙縣東鄉），新定（本歙縣南鄉），黎陽（分歙縣立），海陽（分歙縣西川立，本名休陽，後避孫休改名），並黟，歙，爲六縣。三國志賀齊傳云，『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十里）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其艱險概可想見。自齊大破歙帥金奇，毛甘，

黟帥陳僕，祖山等，斬山緣木，路徑漸通，置縣漸多。隋於開皇九年置休寧，唐於開元二十八年置婺源，永泰二年置祁門，大曆二年置績溪；今徽州六縣，尙相沿未改云。

宣城。

宣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陵縣東四十里清弋江上』。後漢省。建安三年，孫策平定宣城以東；二十年，孫策使蔣欽屯宣城，皆卽故城也。晉太康二年，於宛陵置宣城郡，復置宣城縣屬焉。隋改宛陵縣爲宣城，而故城遂廢。

威遠營刻石考

李苑文

大明征西將軍劉築壇誓衆于此

誓曰

六慰拓開
洗甲金沙

三宣恢復
磨刀鬼窟

蠻夷格心
不縱不擒

永遠貢賦
南人自服

威

遠

營

受誓

孟養宣慰司
孟密安撫司

木邦宣慰司
隴川宣撫司

萬曆十二年口 月十一日立刻石口

威遠營刻石文

此碑凡高一
九二公分，
寬一〇八公
分。

威遠營刻石爲緬甸漢文刻石之一，前年北平法源寺方丈道階師所發見。許地山先生今年遊緬，得此拓本，以示余。

考此刻石乃萬曆十二年征西游擊將軍劉綎征緬甸渡金沙江時，築壇誓師之詞。（是時雲南巡撫爲劉世曾；但巡撫不總兵事，所云征西將軍，必非世曾。）其事可考如次：

劉綎傳略——劉綎字省吾，都督顯子，勇敢有父風，用廢爲指揮使。萬曆初，隨父討蠻有功，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綎爲游擊將軍，署騰衝守備事。旋以緬甸平，進副總兵，予世廕。其後平羅維，平朝鮮倭，平播酋，平猓，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萬曆四十七年，與清兵戰于阿布達里岡，軍覆，死之。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綎家。自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綎于諸將中最驍勇，所用鑕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之爲劉大刀云。（參看明史二百四十七劉綎傳）

緬甸叛變經過——萬曆初，緬甸莽瑞體叛，來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其記室岳鳳者，江西撫州人，黠而多智，商于隴川，士寧信任之，妻以妹。鳳曲媚士寧，陰奪其權，與三宣六慰各土官罕拔等歃血爲盟，誘士寧往擺

古，歸附緬酋，陰使其子曩烏鳩士寧，并殺其妻女，奪印投緬，受緬僞命，代士寧爲宣撫。及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父子臣服之，誘敗官軍，獻士寧母胡氏及其親族六百餘人于應裏，盡殺之，多氏之宗族幾盡。（參看明史三百十四雲南

土司二）鳳復結耿馬賊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別，弟阿瓦等，各率象兵數十萬，攻雷弄蓋達千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元江，已陷順寧，破蓋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林，指揮吳繼勳等戰死。鄧川土官知州何鈺，鳳僚婿也，使使招之，鳳繫獻應裏。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良，孟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勢益盛。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駐洱海；巡撫劉世曾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龍江忻督參將胡大賓等分道進擊，大小十餘戰，積殺千六百有奇，猛別落參皆殪。參將鄧子龍擊斬罕虔于姚關。應裏趣鳳東寇姚關，北據灣甸芒市；會綎至，軍大振，鳳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孟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已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綎復

率兵至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緝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緝乃携鳳父子往攻蠻莫，乘勝掩擊，賊窘，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擒其魁，雲南平。獻俘于朝，帝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大學士申時行以下悉進官廕子，緝亦進副總兵，予世廕。（參看明史劉綎傳）

威遠營刻石所在地——正統六年，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數敗王師；廷議遣官招諭，王振力主用兵，乃命王驥總督軍務，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平之。思任發走入緬，緬人送之來歸，爲千戶王政所誅。而其子思機發兇暴益甚，數入寇。十一年復以驥爲總督，帥師十五萬直抵金沙江，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橋以破之；賊又柵鬼哭山巔，驥連破其十餘寨，墜死者萬計，而竟不能得思機發。是時官軍踰孟養，至孟那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見大軍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師欲還，諸蠻復擁思任發少子思陸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誓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乃班師。（參看明

史一百七十一王驥傳）劉綎本將家子，父顯部曲多健兒，綎擁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築將臺于王驥故址，威名甚盛。（參看明史劉綎傳）所云『王驥故址』，即驥在金沙江上與思陸約誓之地也。劉綎築臺其地，即威遠營刻石所云『征西大將軍築壇誓衆于此』者也。然則當日刻石所在處，乃在金沙江上。

六慰三宣——誓詞云『六慰拓開，三宣恢復』，六慰者：車里，緬甸，木邦，八百大甸，孟養，老撾六軍民宣慰使司也。三宣者：南甸，隴川，孟密三宣撫司也。三宣六慰原爲岳鳳所誘，歃血爲盟，同謀叛變，至是討平，仍入版圖，故云『拓開』『恢復』也。

諸葛武侯出師表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水即今之金沙江。白居易詩云：『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所以爲不毛之地也。相傳武侯七縱七擒，使南蠻孟獲心服，劉綎誓師詞云『不縱不擒，南人自服』，蓋竊取其義也。

拓本原擬付印，以太模糊，鈔版銅版俱不能鑄而止，讀者諒之。

寰宇通志與明一統志之比較

梅辛白

自古朝代有興替，即疆域有變遷，故幅幘廣狹殊焉。

明自太祖奮起淮右，奠都金陵，不數年間東平吳越，西定巴蜀，北逐元裔，南下滇黔，遂創統一之基。計明初封

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

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

寧，徙東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復棄哈密河套，則

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

里，南北萬里。其聲教所訖，歲時納贄，而非命吏置籍侯

尉羈屬者不在此數，版圖之廣雖不足與漢唐齊驅，要已非

偏安之宋所可同日語矣。

考明代職方之制，爲直隸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百四

十府，百九十三州，千一百三十八縣，羈縻之府十有九，

州四十七有，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兩京

都督府分統都指揮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留守司

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禦千

戶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士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撫司十，安

撫司二十有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蠻夷長

官司五。布政使司掌民政，都指揮使司掌兵備，二者蓋並

行而不悖，終明之世相仍不改。至於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則地志已具載之。茲述有明一代之輿地總志，以便學者之參稽焉。

(一) 景泰以前志書

大明志書 今佚

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修成。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麓、

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

勢及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

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

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

命送秘書監鈔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太祖實錄)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二十四卷 今存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書成。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

下郡縣，於郡縣之下又詳記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

二十四卷，詔頒賜秦，晉，今上(燕王)，周，楚，齊

六王。(太祖實錄)

寰宇通衢書 今佚

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庚申書成。先是太祖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儒臣以天下道里數分方隅之目爲八，編類爲書；至是告成，計當時天下水馬驛程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太祖實錄）

天下郡縣志 未成

永樂十六年六月乙酉詔修天下郡縣志書，命行在戶部尙書夏原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成祖實錄）

（二） 寰宇通志纂修事畧

景泰七年五月乙亥，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進寰宇通志。先是成祖時曾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凡有關於輿地者皆錄進，付諸編輯；有緒未就，景帝因繼述先志，詔修此書。並於五年七月庚申遣進士王重等二十九員分行各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采錄事迹，以備纂修。至是書成，賜名寰宇通志，並賜循等綵幣有差。（景泰實錄）

景帝御製寰宇通志序文曰：

昔孟軻氏之意以爲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致。朕亦以爲地之大也，山川之邈也，苟求其已然之迹，則其理有定，雖萬邦之廣，其事物之實可坐而得。故古之人求博於其約，求難於其易，務簡以盡繁，務邇以盡遠。率由是也。嗟夫，深居九重而欲究古今興替之悉，自非大有所從事焉，則雖役耳目於宵旰，疲精神於簡編，安能得博且難，盡繁且遠，於務求之頃哉！使必如是，堯舜之知不徧物急先務乃可耳。於乎！禹貢不可尙矣，周官職方氏亦成周致治之書，至於後世紀勝之類尤多，然皆迷於偏方，或成於一手，非詳於古，則略於今，非失於簡便，則傷于浩繁，不足以副可坐而得之意。肆朕皇曾祖考太宗文皇帝嘗思廣如神之智，貽謀子孫，以及天下後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之典，有關於輿地者采錄以進，付諸編輯；事方伊始，而龍馭上賓，因循至今而先志未畢，則所以成夫繼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緩乎！竊嘗觀之，善其事者莫先於智，智者所謂務求其已然之迹也。是故語上而不察日月星辰之麗乎天，四時五行之成乎歲，

則徒見夫形而上者，其何以參高明覆幬之功？語下而不察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山川巖瀆之別其區，則徒見夫形而下者，其何以贊博厚持載之力？語人而不察智愚賢聖之殊其情，可予可奪，可親可疎；語物而不察洪纖高下之各其類，可裁可培，可傾可覆；以至語爲天下而不察古今事物之異其域，以時可興可觀，可因可革，可損可益，可勸可懲，而志其實，其何以副祖宗思盡裁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民之志于悠久哉？此朕之于是編所爲惓惓而不敢少緩也！間與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後有一未備，不足以全其美，乃復遣人采足其繼，俾輯成編，爲卷凡百一十九，賜名寰宇通志，藏之秘府，而頒行於天下。蓋不獨以廣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遠夷素無聞見之人，咸得悉視而徧知焉，則知之盡，仁之至，庶幾乎無間于遠邇先後矣！」

（景泰實錄）

纂修職官：

總裁官：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

副總裁官：太子少師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蕭鏊，太子少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商輅。

纂修官：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彭時，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劉儼，侍講學士倪謙，呂原，修撰林文，李紹，柯潛，孫賢，檢討錢溥，李本，馬昇，江朝宗，司經局洗馬劉定之，編修周洪謨，黃諫，萬安，李泰，陳鑑，劉吉，劉翊，曹恩，王獻，劉宣，童緣，中書舍人趙昂，庶吉士丘濬，彭華，尹直，牛綸，耿裕，何琛，甯珍，金紳，黃甄，夏時，劉鈞，孟勳，吳禎，嚴淦，陳政，馮定，王寬等。（景泰實錄）

（三）明一統志纂修事略

天順二年八月己卯，詔吏部尚書李賢，翰林學士彭時，呂原曰：『朕惟天下輿地之廣，不可無紀載以備觀覽，古昔帝王率留意焉。我太宗文皇帝嘗命儒士修之，未底於成。景泰間雖已成書，而繁簡失宜，去取未當。今命卿等折衷羣書，務臻精要，繼承文祖之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以幸天下，以傳後世，其盡心毋忽！』賢等奉命纂述，至五年四月書成，賜名大明一統志，並賜賢等綵幣有差。（天順實錄）

英宗御製大明一統志序文曰：

『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蔑以加矣！顧惟覆載之內，古今已然之迹，精粗巨細，皆所當知，雖歷代地志具存可考，然其間簡或脫略，詳或冗複，甚至得此失彼，舛訛殺雜，往往不能無遺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于是，遂遣使徧采天下郡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書，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後世。惜乎書未就緒，而龍馭上賓！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謹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輯，俾繁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要，用底全書，庶可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而泛求約取，參極羣書，三閱寒暑，乃克成編，名曰大明一統志，著其實也。朕于萬幾之暇，試覽閱之，則海宇之廣，古今之迹，了然盡在胸中矣。既藏之秘府，復命工鐫梓以傳。嗚呼！是書之傳也，不獨使我子孫世世相承者知祖宗開創之功廣大如是，思所以保守之惟謹；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而考求古今故實，增其聞見，廣其智識，有所感發興起，出爲世用，以輔成雍熙泰和之

治，相與維持我國家一統之盛于無窮，雖與天地同其久長可也。於是乎序。』（明經廠本大明一統志）

纂修職官：

總裁官：吏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彭時，翰林院學士呂原。

副總裁官：翰林院學士林文，劉定之，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

纂修官：翰林院侍講萬安，李泰，左春坊左中允孫賢，

右春坊右中允劉珣，右春坊左贊善牛綸，翰林院修撰

陳鑑，劉吉，童緣，黎淳，翰林院編修王傑，戚蘭，

李本，丘濬，彭華，尹直，徐瓊，陳秉中，楊守陳，

徐溥，翰林院檢討邢讓，張業等。

催纂：中書舍人馬麟，韓定。

謄錄：太常寺卿夏衡，順天府丞余謙，禮部郎中王叔

安，禮部員外郎陳綱，凌耀宗，林章，葉致，何暹，

中書舍人謝宇，曹冕，溫良，劉洪，黃清，焦瑄，凌

暉，王暕，鴻臚寺序班李惠，陳福，蔚瑄，周璟，吳

震，陳經，王禮，門井，劉詢，梁俊，毛顯等。（明

經廠本大明一統志）

（四）寰宇通志與明一統志比較

上述二書之不同，茲以太平蘇州二府為例：

太平府

〔建置沿革〕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丹陽縣地，屬鄣郡。漢武帝改鄣郡曰丹陽郡，而湖孰，春穀，丹陽，蕪湖皆屬焉。晉武帝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於于湖僑立當塗縣。隋大業間徙當塗于姑孰，隸蔣州，今府城是也。唐以當塗屬宣州。南唐于當塗縣立新和州，又爲雄遠軍。宋改平南州，尋爲太平州。元陞太平路總管府。國朝改爲太平府，直隸，領縣三。自府治至南京百五十里，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百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至北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

〔郡名〕于湖 當塗（俱晉名） 姑孰（地名）

〔風俗〕士質而靜，民儉且淳。（宋牟子才作七先生祠記：其士質而靜，既少馳騫之觀，其民儉且淳，又無華麗之悅，純一不實，易以理曉。其民安，其物阜（出郡志）。）

蘇州府

〔郡名〕姑蘇 吳郡 吳會（圖經：吳東南一都會。）

〔風俗〕風清俗美，俗好用劍，好文尚佛，多奢少

儉。

〔宮室〕館娃宮（劉禹錫詩：『宮館貯嬌娃，當時意太誇，艷

傾吳國盡，笑入王家。高棅詩：『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峯頂開。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此爲寰宇通志內容之一斑，至其編制則每府州縣區分爲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產，宮殿，公廡，學校，書院，樓閣，館驛，堂亭，池館，臺榭，井泉，關隘，寺觀，祠廟，府第，橋梁，古蹟，陵墓，名宦，選謫，人物，科甲，題詠等項目。

太平府（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建置沿革〕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屬鄣郡。漢爲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等縣，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于當塗縣

立新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爲平南軍，後陞爲太平州。元陞爲太平路，屬江浙行省。本朝改爲府，

直隸京師，領縣三。

(五) 附論

直隸京師，領縣三。

〔郡名〕姑孰（古名） 當塗（晉名）

考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五月，一統志詔修則在天順

〔風俗〕士質而靜，民儉且淳（按注，同通志）。其民安，

二年八月，相去僅二年耳。二年間天下府州縣變更者有

其物阜（郡國志）。千里風煙同樂國，萬家歌吹共春

限，殊不必即予改編，重勞臣下；乃必欲汨沒前書而重述

臺（宋楊纘詩）。民尚敦龐，士知勤學（郡志）。

作焉，自非無故也。嘗以爲土木之變，英宗陷入也先，鄰

蘇州府

王監國，旋正大位；諸臣屢請定計迎上皇還京，帝每託故

〔郡名〕姑蘇 吳郡 吳會 平江（世稱吳門爲吳會，謂

委蛇。及也先輸誠，車駕南返，未聞帝以禮讓；且命上皇

其地本吳會稽二郡也）。

遷居南宮，六七年間，弟兄未一相見，每遇聖節元旦，羣

〔風俗〕風清俗美，俗多淫祀，尙文好佛，士氣清

臣請朝賀亦不許，是則景泰帝之處心積慮，早已爲上皇所

嘉，人有恒產，多奢少儉，俗奢靡，急圖利，俗好

不堪受矣。復辟之後，亦幽置帝于西內，視若寇讐，于謙

用劍。

王文下獄死，陳循遠竄，政多更易。修志乃國家大政所

〔宮室〕館娃宮（吳都賦：幸乎吳娃之館，張女樂而娛羣臣。）

關，又爲述先志者，豈能讓景泰專美于前！因以『繁簡失

此爲明一統志內容之一斑，其編制亦于每府州縣區分爲建

宜，去取未當』爲詞，一統志之修乃爲常務之急矣。

置沿革，郡名，形勝，風俗，山川，土產，公署，學校，

常景泰六年七月間，帝曾命儒臣做朱子通鑑綱目例纂

書院，宮室，關梁，寺觀，祠廟，陵墓，古蹟，人物，流

宋元通鑑綱目，以其時方修寰宇通志不能兼顧，未底于

寓，列女，仙釋等目。但改公廨爲公署；以宮殿，樓閣，

成；至憲宗時乃有續資治通鑑綱目之修，斯繼前人未竟之

堂亭，池館，臺榭併於宮室；改橋梁爲關梁；刪館驛，關

志，無足怪也。英宗之心則非然者，自一統志頒行以來，

隘，井泉，遷謫，科甲，題詠；別增流寓，列女，仙釋三

寰宇通志毀板久矣，斯其所大快也。

雖然，景泰帝賢君也，當英宗北陷之日，宗社瀕危，帝策母后命攝國事，奠國家于磐石之安，厥功至偉。在位七年，優禮大臣，勤理庶政，未聞稍失德。奪門變起，清夜驚聽鐘聲，猶道『哥哥亦好』。乃復辟功成，大肆誅鋤，藉以雪憤，竟忘弟弟之無他，而必欲其死焉，必欲反

宋史地理志考異

(潼川府路)

其政焉，其處心積慮亦不能無議。然明一統志爲一代職方所關，不論其書之優劣如何，亦爲吾人所當重視。尤幸寰宇通志仍存殘帙（北平圖書館藏本，原一百九十九卷，現存八十卷），可以比較參考而知其異同。故略述之，冀治職方者共留意焉。

『潼川府：乾德四年改靜戎軍。』

續通鑑長編七，乾德四年七月『復置靜戎軍於梓州』。

輿地紀勝一五四，『潼川府：前蜀爲武德軍，國朝改

靜戎軍』。

『太平興國中，改靜安軍。』

『太平興國中』，輿地廣記三一作『三年』，輿地紀

勝一五四引會要作『二年』。『靜安軍』，太平寰宇

記八二，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三一皆作『安靜軍』。

『端拱二年爲東川，元豐三年復加劍南二字。』

輿地紀勝一五四，『後爲東川節度，仍爲安靜節度』，

注，『圖經載大中祥符四年，榮王元儼爲安靜武勝兩

軍節度』。『復稱東川』，注，『元豐三年』。

『縣十，…飛鳥。』

『鳥』，太平寰宇記八二，輿地廣記三一，輿地紀勝一五四皆作『鳥』。

『東關。』

九域志七，『乾德四年以舊招葺院置東關縣』。輿地

廣記三一，輿地紀勝一五四，同。通考三二一，『東

關，…蜀招葺縣，宋改』。

『永泰，中下，本尉司，南渡後爲縣。』

九域志七，『熙寧五年省永泰縣爲鎮入鹽亭，十年復

置尉司』。輿地紀勝一五四，『熙寧五年省永泰縣爲

鎮入鹽亭，十年復置。建中靖國初以犯哲宗陵名，改

安泰。…紹興初復。未幾復廢。卅一年復置永泰縣』。

輿地廣記三一，『安泰尉司，本永泰縣，…熙寧五

年省爲鎮，…十年復置永泰尉司，後改曰安泰』。

『遂寧府，…縣五，小溪，隋方義縣，太平興國初改。』

年省舊奮入夔道爲鎮。政和四年改夔道爲宜賓。』

『初』，太平寰宇記八七作『二年』。九域志七，與

按『舊奮』爲『宜賓』之誤。此段辭意不甚清晰。蓋

地廣記三十一皆作『元年』。

熙寧以前，宜賓夔道二縣並存；迨熙寧四年廢宜賓爲

『資州，…乾德五年廢月山舟山銀山清溪四縣。』

鎮，於是只存夔道一縣；至政和四年又改夔道爲宜

九域志七，『省月山舟山銀山入盤石，清溪入內江。』

賓。

『縣四，盤石。』

『羅廢州三十，建州。』

九域志七，『熙寧六年以盤石縣趙市鎮隸內江。』

『建』，九域志十作『連』。

『普州，…乾德五年廢崇龕普慈二縣。』

『播浪州。』

九域志七，『乾德五年廢崇龕入安居，普慈入樂至。』

『浪』，九域志十作『朗』。

『縣三，安岳，中下，熙寧五年廢普康縣入焉。』

『曲江州。』

『熙寧』，元豐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三一，輿地紀勝

九域志十無『江』字。

一五八皆作『乾德』，惟太平寰宇記八七有普康縣，

『可陵州。』

似乾德時未嘗併省者。

九域志十作『奇靈州』。

『昌州，上，昌元郡軍事。』

『瀘州，上，瀘州郡』

九域志七，『昌州，唐中都督府，乾德元年爲上州。』

『九域志七，瀘州，唐下都督府，乾德三年爲上州。』

『叙州，上，南溪郡軍事。』

又『瀘州郡』，諸書皆作『瀘川郡』。

輿地紀勝一六三，『乾德三年升爲上州』。

『縣三，乾德五年廢綿水富義置上監州。』

『乾德中，廢開邊歸順二縣。』

九域志七，『乾德五年省綿水縣爲鎮入江安』。輿地

九域志七，『乾德五年，省開邊歸順二縣入夔道』。

廣記同。通考三二〇，『乾德五年廢綿水，以富義置

『縣四，宜賓，中，唐義賓縣，太平興國元年改。熙寧四

監』。輿地紀勝一五三，『乾德五年以富義縣隸富順

『監』。

『瀘川，中。』

輿地紀勝一五三，『瀘川，乾德五年併涇南縣入焉。』

『江安，中，有寧遠安夷…等砦。』

續通鑑長編一七〇，『皇祐三年三月己未，改瀘州上江寨爲寧遠寨，婆娑寨爲安夷寨。』

『領蘄藥州十八，…高州。』

『高州』，九域志十作『高定州』。

『長寧軍…縣一，安寧，嘉定四年升安夷砦爲縣，有武寧寧遠二砦。』

『四年』，輿地紀勝作『二年』。按安夷武寧寧遠三砦本屬瀘州江安縣。

『合州，…縣五，石照，中，魏石監縣，乾德三年改。』

『監』，太平寰宇記一三五，九域志七，輿地廣記三一，輿地紀勝一五九皆作『鏡』。紀勝並云『乾德二

年以翼祖嫌名改爲石照』。『監』蓋『鑑』之訛，本爲『鏡』字，宋史官避嫌名追改耳。

『榮州，…乾德五年廢和義縣。』

『九域志七，『廢和義縣入威遠』。』

『渠州，下，隣山郡軍事。』

『隣』，輿地紀勝一六二作『隣』，通考作『隣』，輿地廣記三一『隣山郡』作『流江郡』。

『縣三，流江，緊，西魏縣，景祐三年廢大明縣入焉。』

『景祐』，九域志七作『嘉祐』，輿地紀勝一六二於流江縣條下作『景祐』，大明縣條下作『皇祐』。惟

輿地廣記三一與志同，而續通鑑長編一一六，『景祐二年六月乙亥，省渠州大明縣』。

『懷安軍，…乾德五年以簡州金水縣建爲軍。』

『簡州』，諸書同，惟隆平集一作『武都府』。

『寧西軍，開寶二年以合州儂洞新明二鎮建爲軍。』

『開寶二年』，太平寰宇記一三八作『乾德六年』，他書與志同。『儂洞』，太平寰宇記，九域志七，隆平

集一皆作『濃洞』，通考作『農洞』，續通鑑長編一〇作『儂洞』。新明鎮，太平寰宇記云屬渠州，他書

均云屬合州。

『縣三，渠江，中，開寶二年自渠州來隸。』

『開寶二年』，太平寰宇記一三八亦作『乾德六年』，下同。

章實齋之方志學說

張樹棻

——章實齋方志論文集序中之一節——

自元明以訖清之初葉，方志之業漸盛矣，然而明瞭其地位之重要，起而研討之者，惟顧炎武一人耳。瞿兌之先生方志考稿序曰：

自顧炎武編纂各省志書而有郡國利病書之輯，承學之士漸知斯學之要。會乾隆樸學盛興，畢沅諸公開肝大邦，力振文業，有司望風承旨；大帥如戴洪孫武之倫，遂得傳食名都，經年載筆，勒成諸志，頗復斐然。然諸公勤於考古而忽於紀實，未能真知方志之體也。

蓋至清之中葉，真能瞭解方志之爲用，而從事於實際材料之搜集及系統之記載者，猶邈無其人。一種學術，其興起之難乃如是。然終有一人焉張其軍，則章實齋先生學誠是已。

章氏具獨到之目光，萃畢生之精力，闡發方志相當於古之國史之義。其纂述宗旨，在刊除浮僞，以公正之筆表揚與社會有關係之事實，使後人追觀前事而得其旨趣。又其才氣過人，故能運用治史之術以從事於方志，而使志學

放大光明。梁任公曰：『方志學之成立自實齋始』，不虛也。茲述其大凡如下：

(1) 述方志之定義，章氏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大名府志序)

又曰：

志者，識也。典雅有則，欲其可誦而識也。(湖北通志凡例)

(2) 辨方志之領域以責時弊曰：

戴君(經)經術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而不解史學。……方志爲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近代修志諸家誤做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大名縣志序)

(3) 論方志之目的，地位，及其致用之重要性，曰：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况

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答甄秀才第一書）

今天下大計既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立志科議）

然則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同上）

綜其所論，蓋以方志之範圍爲記載地方事件，而其最終目的則爲感發民性，故不當以地理材料限之；作者但當秉獨特之理解而整理此等故事，使可上備國史之搜集，以永保此先哲之精神。述以今語，髣髴有當於民族主義者。

方志之義既明，更進而求其源流之變遷。其言曰：

案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

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立志

科議）

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大名縣志序）

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同上）

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

矣。（同上）

如其說，是方志發源於周世之百國寶書，衍而爲兩漢之傳，唐宋之圖經，而今日之方志即爲其進步之形式。然章氏對於當時之方志頗不滿意，以爲號稱古雅者僅若文人遊戲小記，鄙俚者則專錄文移案牘，以及江湖游乞隨俗應酬之文耳。是章氏心目中猶有一最進步之形式在也。

章氏方志學說，至要之發明厥爲體例。嘗論志體之綱要在於立三書，其言曰：

凡欲經紀一方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做紀傳之體而作『志』，做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做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

（方志立三書議）

其所以立三書者，則以：

志者，古之國史，若晉乘，楚檮杌，春秋之流別也。

掌故者，猶周官之六典，漢之律令，唐宋之會要，明清之會典，官禮之流別也。

文徵者，則太師陳詩之遺，若後世之文選，文鑑，文類，風詩之流也。（同上）

三書而外，又有『叢談』一門，章氏所修志書多立之，蓋載志事之無當於經綸而有資於談助者，乃志事之餘編，稗官小說之遺意也。

三書成而大體立，則更當進而講求篇目之體焉。其說如下：

(一)紀：原於正史之本紀而不稱『本』，別正史也。體用編年，蓋志之經也。此爲章氏創用之體，昔人多無之，如恩澤紀，皇言紀是。

(二)表：體取年經事緯。然亦有不可以年月經緯者，則別爲創立，如氏族表，人物表是。

(三)考或書：其原出於正史之書志，非章氏所創。藝文一部，章氏仿漢志例專載書目，而以詩文改入文徵。

(四)圖：圖者史之無文辭者也，無圖則不足以表形象，書志遂不得不冗。其原出於周之司會所掌，降而爲三輔黃圖，元和圖志。至若八景之繪形，非所以嚴史體，則常刪除之。

(五)略：此類爲章氏獨創，蓋以方志中名宦鄉賢同圖一編，幾無賓主之別，有乖志義，故以名宦爲『政略』，僅取其政事之有造於地方者耳。若雖有他善而無當於斯地者，則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之也。

(六)傳：傳概以姓名爲標題，蓋人之行事難以一端盡也。章氏於此類亦有創義：

(甲)列女：列女之名創於劉向，不當以烈女賅也。

(永清志列女傳序例)

(乙)闕訪：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苟無其篇，則有十弊。

(丙)前志：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永清志前志傳序例)。

此三書之說與論紀表諸體，史法卓然，凡從事方志者皆當三復斯言。

章氏又辨別省，府，州，縣志書各體所應有之區分，其說甚爲精到。條錄如下：

(1)諸志體裁區分之原因：

余嘗論各通志，與府，州，縣志，各有詳略義例。不知者相爲駭怪。余取譬於詩文之有命題，各有贏闕至量，不容相假藉也。……曹元首作六代論，其有分論虞，夏，商，周，秦，漢者。割裂曹氏之論，析而六之；或先有六家之論，曹氏合而一之；天下有是理耶？……』(丙辰劄記)

蓋文墨之事，無論精粗大小各有題目，古人所謂文質相宜；題目，即質之謂也。如考試詩文之有命題者然。詩文稍不如題，即非佳文。修書亦如是也。

(同上)

(2) 諸志體裁區分概況：

統部自有統部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析統部通志之文即可散爲府州志也。……所貴乎通志者，爲能合州府縣志之所不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州府縣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所不能詳，勢必略人之所不能略。(丙辰割記)

諸府之志又有府志一定之例，既不可上分通志而成，亦不可以下合州縣屬志而成。……以府境皆州縣境，州縣既各有志，府志自應于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宜。(同上)

至直隸之州，其體視府，爲其轄州縣也。其志不得視府志例。……直隸之州，除屬縣外，別有本州之境，義與縣境無異。如以府志之例載屬縣事，而以縣之法載本州之事，則詳略不倫。如皆用府志之例，則於本州太疏。如皆用縣志之例，則於屬縣重複。惟於疆域沿革備載屬縣，以見州境之全；其餘

門類一切存州去縣，以見專治之界度。(同上)

(3) 辨當時諸志之不當：

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苟可以互相有無，即不得爲書矣。(丙辰割記)

此皆明辨範圍，使事無虛設而各得其用也。

三書立，諸體明，篇目定，則修志時輯材之術不可不講矣。變前志之閉戶撰述而注重於訪問，俾昭昭乎可以信徵者，實章氏邁古之見，卓犖之精神，而使方志之地位因以增高者也。

輯材之要，在不取辦於一時，而於州縣署中立志科以積累之。茲取其州縣請立志科議一篇析分於後：

(1) 原因：

(甲) 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存政，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

(乙) 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理文辭。蓋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

(2) 辦法：

(甲) 職責：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

(乙) 紀載：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

(丙) 錄副：案牘錄其副。官師錄始末。家譜傳狀呈副本。撰著呈副本錄部目。修建呈端委。銘刻呈摩本。舉行錄聞見。

(丁) 保存：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私啟也。

(戊) 採訪：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

(3) 利益：

(甲) 令史案牘爲政事之憑藉；雖有水火，濕蠹，竄更，而猶有所稽考。

(乙) 譜牒掌於官，則產業繼嗣，昏姻違律，戶役隱漏之訟，不難片言而決。

據此觀之，知章氏輯材之法實含有創設史料庫之意。今日各省各縣均有圖書館矣，若仿其意而爲之，集省縣政府之

檔冊於各政府所在之圖書館中，豈特於修志爲便，凡研究地方政治經濟者固將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而蔚爲真實之建設基礎矣。

輯材之外，更有修志之綱要。綱要者，二便，三長，八忌，四體，四要是也。凡修志者，須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

二便者，地近易覈，時近迹真也。

三長者，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也。

五難者，清晰天度，考衷古界，調劑衆議，廣徵藏書，杜預是非也。

八忌者，條理混雜，詳畧失體，偏向文辭，粧點名勝，擅翻舊案，浮記功績，泥古不變，貪載傳奇也。

四體者，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也。

四要者，簡，嚴，覈，雅也。

若此之類，頭緒分明，可謂善立系統者。而此種學說之建立，實盡出於彼本身之事實經驗及其所受之挫折磨練而來。試略述之：

(一) 章氏所修加州，永清，湖北，常德，麻城等志，

皆行其三書與四體之說。不幸湖北通志竟以體例問題而遭駁斥，和州志又以用直隸州體，引起他人之評論，雖既焦頭爛額，而章氏素有定見，未改其初也。

(二)湖北通志以載平夏逆傳，致使黃陂知縣大起煩言。然章氏卒書其事於冊（見丙辰劄記）。此彼實行其『絕請託』之『公』，與『浮記功績』之『忌』也。

(三)章氏修永清縣志時，具車從，索筆載酒，周歷縣境，以盡委備（周實谷別傳）。此彼之杜是非，尙採訪，以求徵信也。

(四)章氏修志，必去其舊有之八景圖，是所謂『忌粧點名勝』，而使歸于『雅』也。

(五)章氏湖北通志之府縣，食貨二考，雖受駁斥，而

堯典著作時代問題之討論

頤剛先生：

讀『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爲漢人作』，至佩創作，非心細膽大不能爲膽大之學風。外國人尤敢於如此。中國之才承累代儒學之後，不免拘墟，以故魯鈍者尤不敢爲，并不敢信。弟即最魯鈍之一人，對大作尙有所疑，敢私布之，

終必辨明之者，蓋『明足以決去取』，而使歸于『簡』也。

(六)章氏自記其修永清志，于貞節之婦女，訪其現存者，安車迎至館中而詢之，或走訪其家（周實谷別傳）。此即使用『地近易覈，時近迹真』之二便也。

(七)章氏之別文徵于藝文，置叢談于卷末，此即其『廣徵藏書』與『忌載傳奇』也。

至若尙考證，辨援引，亦修志之要事而足以彰明其史學者。夫章氏一代史學名家，遭時不遇，身未列乎國史之職，僅得以牛刀小試於方志。然即此小試，已爲史學界闢新園地，爲方志界作開山祖，吾是以知傑出之人才固無往而不成其功也！

求更賜答解以開茅塞。

(一)堯典中星爲考恆星與行星之歲差第一次根據，有史以後天官書天文志皆可作據。三代以前則以堯典與夏小正令三書爲比較，因以定歲差爲五十年或六十七十年之期限。夫果有意作偽，原不難按合歲差之數以定前若干年

孟森

之中星，但恐漢儒尙無此經驗，未知所謂歲差也。則堯典早於夏數百年，早於周末千數百年。是一證也。

(二)堯典爲漢人作，必爲元鼎元年以後及見交趾設郡之人所作。太史公作史記，紬石室金匱之書者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則着手於元封二年也。又七年而遭禍，然後成書。自元封至元鼎，年號相接，其時每六年一改元，距交趾設郡不過六七年。撰堯典者即使一聞交趾設郡即日夜趕造偽書，亦已在史公十歲誦古文之後。五帝紀一篇，帝嚳以上寥寥數行爲一帝，則所謂『文不雅馴，爲紳先生難言之』也。自堯以來，其文始詳，然並不越堯典一篇之外。又自言『尙書獨載堯以來』，明乎其撰唐虞本紀即專用尙書也。十歲即誦古文，及見伏生，及受業孔安國，謂不據童年曾受之古文尙書而忽采同時作僞者之新作，殆未必然。此二證也。

(三)『朔方』既前見於詩，而知其非河套，何由而定堯典之朔方必爲河套？史公已改爲『北方』矣，即知古文家解朔方固如是也。『南交』在書緯，原有『春與夏相交』

之說。緯書且不以爲據，而『南撫交趾』之文，則不據漢儒之戴記，獨不可據墨子乎？墨子節用篇早有是文，當非元鼎以後作也。古言南方即概以『雕題交趾』，何必安南！其義爲『南蠻之俗，浴則同川，臥則偃』，又云『臥時首向外，足皆向內，因以相交』。蓋南方炎燠，人多野處，即臥室亦必首向室外以納風露之氣，未定交趾爲郡名以前，固不能謂無『南交』之說也。

(四)就文字之氣象言，堂皇如大一統之世。以言堯舜時不當有此。夫神靈首出，正惟能自異於部落之中。既能以御世之大柄駕乎羣后之上，即不能禁其以整齊畫一之理想平享萬國。否則仲尼何必祖述堯舜乎？秦皇事不師古，雖襲堯舜之迹，而但指戰國七雄時之割裂，以顯己之力量統一，自不樂就祖述之名。漢武雅意尊儒，稱先則古，雖已抵河套，猶襲古稱爲朔方，已抵安南，猶襲古稱爲交趾，似亦事之無可甚訝者。

以上數端，弟終抱拘墟之見。祈更有以詔之，幸甚。倘可附登禹貢以備討論，則亦願就正於海內學人者也。

二

勞 榦

頤剛先生：

頃拜讀『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爲漢人作』，竊以爲謂

堯典爲秦人所作則審矣；若謂爲西漢中葉人所作，則有所未安。先生之論證堯典爲秦以後人所作部分，至當至確，雖起伏孔於九原，恐亦不能易一字；至謂爲漢武帝時人所作，其可商者，大略如下，茲謹論之，幸垂教也。

封建之制自秦而止，不過大略如此，至謂秦無可以稱羣后者，則未盡然。秦二十爵，中有徹侯，李斯上書，以此自稱，召平爲故秦東陵侯，衛侯二世時始國除，皆其證也。秦制之與漢初異者，在於不封子弟爲王，郡縣滿天下。徹侯恐亦若漢中葉以後，食租稅而已，原不足以屏藩王室。然封建固儒者所樂道，以徹侯比附羣后爲理自通，不足以當『是古非今』也。

秦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分郡則始則三十六，終則四十八（從王國雜說）；鑄金人則十二；徙豪桀則十二萬戶；則當時懸想之畫野分州，九自不若十二之適。若爲漢制，則舍司隸則十三，合司隸則十四，十二之數，兩無可通。則從十二數字觀之，當爲秦人所作可知。

『朔方』在史記作『北方』，本對『西土』而言，統爲泛稱。今本尚書出自王肅梅賾之流，恐有所改易。即非

三

今本堯典信非常時之記載，然謂其僞作于漢武時，則余有疑在。

王梅所改，然六經文字殊異紛紜，蔡邕以前早難究詰，今既有史記中之異文，則『朔方』二字，不敢信尚書原本必屬如此。『南交』爲『交趾』省文，自不容有疑義，然交趾之名，見于墨子節用，見于王制，見於南越傳尉佗攻破安陽王所置之郡，則交趾一名或據舊稱，未可斷爲漢武帝時始有此名也。『濬川』一語似由碣石刻石『決通川防』而來，時在三十二年，正在二十八年封禪之後。

案秦皇漢武爲政大略相同，堯典所云，皆可相附。惟堯典自鼂錯受書以後，早已爲天下人所共曉，縱復有文字異同，亦不宜多所更易。兆方專所增僅十二字，且託之得於航頭。南越之平在元鼎六年，其時距建元五年設五經博士已有二十六年，距鼂錯受書當更遠，時人未必能多所更改，或多所更改而人不知也。故堯典作成時代，似仍以在秦爲允。

以上所言不過偶然涉想所至，聊以獻疑，非敢有所論定；如能進而教之，則幸甚矣。至若將此發表，竊尚有所未敢也。

葉國慶

何以信其非當代之記載？試舉其大者言之。如：（一）

商代文字尙爲草創時代，而堯典乃調諧詞整；（二）堯典有若干部分確鈔襲詩書者；（三）孟子所見之堯典，確與今本異；（四）今本堯典確有若干部分，爲孟子荀子未見者；皆具如講義所說。且春秋戰國時代莊墨韓諸子俱道堯舜而各不同，今堯典所記亦與諸子異，故此僅是儒家所存片面之傳說而已。其事跡已難取信，不特文字也。

所以疑其非僞作于漢武時者，說如下：

講義本文云，『史記五帝本紀……記堯舜事則以堯典爲骨幹。司馬遷作史記，始於太初元年（前一〇四）改曆法之後；至天漢三年（前九八）而下獄受腐刑，自惜草創未就，忍死續成之』。是漢武時之僞撰堯典，當在太初與天漢之前，故史記得抄錄堯典之文。

本文又云，『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已言「君莫盛於唐山，禪梁父，昭信耆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若不知有堯典在者。此其故何哉？」是則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之前，與兒寬作封禪對之前，尙未有僞撰之堯典也。

案司馬相如卒于元狩五年（前一八），封禪文乃彼卒後

其妻獻于武帝者（見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傳）。兒寬卒于太初

二年（前一〇三）（見前漢書卷六武帝本紀）。又兒寬傳云『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云云。又郊祀志（卷廿五上）云，『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魯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禮……』，寬之議封禪當在得寶鼎後。得寶鼎在元鼎四年（前一一三）（見前漢書武帝本紀），是則在元鼎四年前尙未有今本堯典也。

前漢書律曆志（卷廿一上）云，『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寬明經術，既曰『帝王必改正朔……』，何不引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授民以對？若謂寬以前未見過僞撰堯典，則此時（太初元年）亦猶未也。

司馬遷在太初元年得鈔僞造堯典，而兒寬在元鼎四年（前一一三）未見過堯典，在元封七年（前一〇四）亦未見過堯

典。此可疑者一也。

又講義本文云，『堯之命羲和四子宅四方，歷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豈非漢武改正朔之事實之反映乎？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柴于岱宗，封十有二山，豈非漢武立甘泉太一，汾陰后土，封泰山而禪肅然，及其禮日成山，禮祭太室，望祀九疑諸事實之反映乎？』是則謂堯典制度全抄漢武事跡。若此，則堯典之作必在漢武一切制度完成之後也。

然案武帝元封七年始議改正朔，即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前漢書律歷志上），而司馬遷太初元年作史記，已得引用堯典，則堯之命羲和宅四方，歷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豈得爲漢武改朔之反映乎？

本文又云，『渾天儀創營于落下閎，堯典「璿璣玉衡」即渾天儀。渾天儀始創于漢武而已見于堯典，其時代之錯誤章章明矣』。

案前漢書律歷志上太初元年議造漢曆，既有司不能算，乃募治歷者，于是得落下閎等二十餘人。則閎之造渾天儀必在太初以後。若堯典之璿璣玉衡即渾天儀，則堯典之作僞必在太初後。然史記作始于太初，乃得引用堯典

者，何也？

此可疑者二也。

堯典若依漢制而作僞，其年必始于太初元年之後而感于太初之後。史記之作亦始于太初，而不知其書成于何年。今若謂史記得引用與彼同時下筆之僞造堯典，則吾人必假定堯典之造成恰在史記未成之日，其機會殊恰切也。且文帝時，伏生已傳尚書，其後學者有歐陽生張生等。又武帝得聞兒寬說尚書。則在太初以前，尚書之授受有源。史記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遷既少誦尚書，得信太初以後僞造之堯典而引用之乎？此可疑者三也。

然則堯典爲何時之作品乎？余以爲堯典類一百衲衣，色樣錯雜，難指爲某一時之作品。四宅之說，寅賓出日，寅饑內日之語，類祀之禮，含有古代社會之色彩，不能謂其爲漢時制度之反映。朔方南交之名，書中所指何地不明，吾人可云此乃作者取詩之朔方，呂氏春秋，楚辭等篇之交趾，嵌入文內，不必取名于漢之州郡。然十二州之名確似漢制，其記巡狩一段文確似襲取王制，則又不能謂堯典絕不雜入漢代制度也。

四

顧頡剛

當民國十二年春間，予在上海，始將數年來蓄積於心之古史見解著文發表于努力週刊，一時賜以商榷者甚多；因擬出八題，將順序爲之，其第七題爲『堯典皋陶謨是什麼時候做的？』當時意見，以爲巡狩封禪始於秦，帝號之作爲職位稱謂始於秦，又交趾至秦始入版圖，秦以六紀而此之山，州，師亦均以六紀，是其事實全取秦制，至早不能過秦之一統，至遲可以及漢（見古史辨第一冊二〇五頁）。適以職業改換，不克終篇。此問題頓在心頭，凡歷九稔。二十年秋，任燕大北大兩校尚書研究功課，乃以斯意寫爲講義；其結論與前稍異者，則以堯典一篇雖爲戰國所舊有，而吾人所見之堯典則經過漢武帝時人之竄改，其竄改之分量蓋不在少。

講義既布，葉谷馨先生首持異議，寫一文以見貽。當時苦無相當刊物發表，閉置篋衍，迄茲三載。今秋將講義中論及地理之一部分錄入本刊二卷五期，旋得孟心史先生與勞貞一先生投函指教。顧剛何幸，頻得諍言，敢不拜嘉！

竊聞之，強哭者不哀，強笑者不歡。予幼年讀堯典，即感覺其文辭和平雍穆，氣象既闊大，神情又恬愉，洵爲盛世之元音。當時亦確信其出堯舜時，以在傳統之史說中

惟彼時爲黃金時代也。既而略聞社會學，知由蠻野進于文明之步驟；又稍涉考古學，見史前期及初史期之遺物；又檢覽殷虛甲骨，認識彼時人之思想，生活，文字諸端；始萌疑古之心。以種種因緣之湊合，乃決然以爲夏以前無可徵信；堯典等篇遂同時於我意識之中失其歷史上之地位，知孔子即使確有『祖述堯舜』之事，亦不過證明當孔子時已有此理想中最高之堯舜存在耳，與遠古史實無與也。十餘年來，恆聞人評我持論太悍，而不知既已吐納現代之空氣，即無法更接受傳統之史說，此實時代精神之自然表現，既非某某個人之力所能創，亦非某某個人之力所得沮也。堯典既非真唐虞書，則其著作時代頓成問題。將以之與殷周乎，則與甲文金文不相融合，且與彼時之政治觀念，地域智識，亦全然矛盾。將以之與秦乎，固有許多符同之點，然彼時初以武力統一，創鉅痛深，強笑不歡，安得聞此盛世之元音？且秦皇創立制度猶未成功，改定歷法尤未暇爲，置之於此，尙覺不似。

更觀之漢初何如？高帝奮袂執銳，與天下豪傑逐鹿中原，既即帝位，一切襲秦，未遑訂立新制度也。淮南子記論云，『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故

雖有叔孫通陸賈諸儒在朝，亦但以供驅使奔走而已。文景之世，玄默無爲，儒生方士雖屢唱改制之說，而終謙讓不行。堯典之文，置之於此，亦復不類。

自漢初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人給家足，都鄙廩廩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漢書食貨志），蓋至此時而人民乃得盡量享受承平之樂。民間生活既滿足若此，於是心神鼓舞，『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郊祀志）。故武

帝之得以建卓絕之武功，開絢爛之文學，定博大之制度，實時代有以促成之。彼封禪矣，巡狩矣，改歷矣，肇州矣，濬川矣，興種種之禮樂矣。以堯典較之，何其類似之甚耶？故予以爲堯典者，武帝時縉紳之屬中心悅樂而形之於言，視武帝爲堯舜者也。（正猶方士視武帝爲黃帝，說見後。）至帝季年，由於彼之好大喜功，民力已屈，財用已竭，向之歡愉忽焉消失，又不能爲此矣。

夫分州何以不行於秦，又不行於漢初，而至武帝時始爲之？改歷何以不行於秦，又不行於漢初，而至武帝時始爲之？此中消息，不幾漏出堯典著作之時代乎？

予持此論，自知移其時代過後，不易爲人所信。且當

時史料傳者無多，亦不能獲得真實之憑據。凡我僭考訂古籍皆在暗中摸索，扣槃捫燭，實爲常態，故罅漏必不能免。惟既已提出問題，則討論有一中心，或得遇意外之進展；若其不也，則亦只得徐待新材料之發見而解決之。故予出此論，非敢自謂定見，但以爲有十之六七之可能性而已。今將三君所質解答於下，幸更進而教之！

交趾之名，漢前固已有之。但『交趾』而與『朔方』對舉，則爲武帝時分州之事實。『朔方』固可以解爲北方，但與『朔夷』、『南交』對立，則非虛位而爲實地。『墨子節用中及韓非子十過俱以『交趾』與『幽都』爲對文；惟大戴禮記少間則以『朔方』、『交趾』相對，與堯典同，大戴禮之書固不及墨韓爲古也。至『春與夏交』之說，直是夢囈，試問誠若此，則義叔將如何而『宅』之乎？

心史先生謂『古言南方即概以「離題交趾」，何必安南！』又謂『漢武稱先則古，已抵安南，猶襲古稱爲交趾』，以見『南交』之不必甚南。然堯典開首言『光被四表』，足徵在作者意中，堯之幅員實至四極。又義仲宅陽谷，和仲宅昧谷，陽谷日出處，昧谷日入處，已至東西之極；豈東西至極而南北不至極乎！故『南交』者南之極（漢武於安南立日南郡，即視爲極南之爲證），『朔方』者北之極也。夫

朔方爲北之極，固漢武以前所未有者矣。

貞一先生謂秦以水德王，數以六爲紀，故十二州應屬於秦。然秦但立郡，未有設州之傾向也。漢初天子僅有十五郡，亦無設州之必要。自景帝削弱七國，武帝開廣三邊，始成爲時代之需求，而武帝詔書中亦屢以古之州名概括諸郡。十二之數固與武帝置十三州不合，然在太初元年正土德以前，漢固與秦同爲水德，亦未嘗不可用以爲紀也。按武帝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始有朔方地，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始通西域，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平南粵，置九郡，元封二年（前一〇九）降滇，以爲益州郡，元封三年（前一〇八）定朝鮮，置四郡，此二十年中，武功彪炳，自古未有，地域日以廣，斯分州之需要日以增，舊有之九州說亦寔失其限制之力，而『益州』一詞又爲州名之初見，意者十二州之說殆出於此時乎？

堯典作於漢武之世，則作者與司馬遷同時。堯典作於漢武制度大備之後，則成篇與史記同時。以幼即受書之司馬遷，厥協六經之史記，能收此晚出之作乎？斯誠一大問題，於事似不可通。然彼時之書籍尙在不固定之狀態中，發見遺書尤爲欣欣樂道之事；以今文太誓之不典，與周秦諸子所引絕異，而既已發得，即以立一學官，他可知矣。

况彼時經籍，各家互異，堯典一篇，儘可傳者相殊，而統整於一個認爲最滿意之本。時至後漢，尙有賄改蘭臺漆書者，况以武帝時盛大之規模，力足陶醉一世之人心，有不鼓動文人將實現於眼前之理想事物插入舊傳之書乎！司馬遷在當時，歷史知識固爲最多，其搜集史料務求雅馴，亦不能不佩其視前人爲進步；然堯典之文固極雅馴，在其雅馴之標準下所必不當廢者也。豈如今日史家然，別雅馴爲一事，真實爲又一事哉！且司馬遷作封禪書，對於方士之誇張爲幻備致揶揄，可謂已根本不信。其記公孫卿語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又載卿之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此不過以汾陰得鼎，漢武迎至甘泉，遂啟方士紛紛託古之說，視漢武爲即黃帝耳。然黃帝本紀即因而記之曰，『獲寶鼎，迎日推策』，此非視公孫卿之言即爲黃帝之信史乎？此與彼作封禪書之旨毋乃衝突？究其所以如此，則以判卿言『仙登於天』爲不經，而『迎日推策』爲雅馴，但得合於雅馴之條件即爲可留之史料也。彼作五帝本紀，幾將五帝德一篇全部收入；然獨刪『黃帝三百年』及顯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諸語，無他，亦以其不雅馴而已。故不雅馴（神話的）則去之，雅馴（人生的）則存

之，其所以審擇史料之術實至簡單。以堯典之雅馴，雖多晚出之文（並非晚出之篇），豈有不錄者哉！且迎鼎之事在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二三），公孫卿信口之說必在其後，而赫然載於史記之首，則城朔方在元朔三年，平南粵在元鼎六年，據以撰成之文安得不可錄乎？史記之屬草雖始於元封二年（前一〇九），然大漢三年（前九八）受腐刑時尙未成書，則必寫竣於太始征和（前九六——八九）之間，距制度大定之日亦既十餘年矣，又何爲而不可錄乎？故竊謂今本堯典雖出於漢武之世，並不礙於史記之收載。以本篇文辭之美，理想之高，其得統一諸本而垂爲定典，固非偶然事也。

又有一事足爲堯典錄入五帝本紀之旁證者，則今文泰誓之錄入周本紀是也。尚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此所益之尚書一篇蓋即泰誓，故經典釋文叙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是則泰誓之出有武帝末與宣帝初之兩說。此兩說雖只差二十年，而均已屆史記成書後。依常識論之，必無錄入史記之理。然而一檢周本紀，

泰誓固宛然在目；不但周本紀有之，即齊太公世家亦取數語焉。將謂司馬遷有前知之術乎？抑泰誓既出，後之人讀史記而惜其不備，乃爲之增補者乎？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按此書所受竄益寧僅迄哀平間耶！秦始皇本紀末有『孝明皇帝』之文，司馬相如傳末且直錄漢書之贊，可見至於東漢而此風仍未已也。即此觀之，史記所無者雖可以斷其本無，而其所有者實未可定其本有。則堯典即必不能爲史公所收，豈遂無他人代爲收入之機會哉！

至於中星問題，自慚不解天文，未能施斷。但觀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堯典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合，疑堯典作者就此推出其他三時之中星。又夏小正中尙無二十八宿之觀念，而堯典有之，實爲堯典後于夏小正之證。故此四仲中星如確爲較正之星象，亦是夏小正之問題而非堯典之問題。况『觀測之日期若差十五日，則星次之位置可差十五度，推定之年代即可差至千有餘年。又觀測之時刻若差一小時，星宿之位置亦將行過十

五度，所估之年代亦可差至千餘年」(竺可楨先生說)。是則堯典中極簡略之記載，固未當即以確定其時代之古也。

撥充書此，言不盡意。願三君與讀者共指正之！

廿三，十二，廿六。

文奎堂

告廣書本珍售出

尙書注疏 二十卷，漢孔氏傳，明江以達刊本，白棉紙二十冊，價洋壹百六十元。江以達，明嘉靖五年進士，與李元陽同科。此書刊工甚精，書品潔淨。

皇朝職貢圖 九卷，乾隆年殿板，開花紙，書品潔淨，原裝九冊，價洋二百元。

具區志 十六卷，清翁澍撰，康熙年刊本，白紙十冊，價壹百六十元。又竹紙十二冊，價七十元。

天府廣記 四十四卷，都門孫承澤著，全書二十冊，實價八百元。四庫存目史部地理類稱鈔本，光緒順天府志引用是書亦稱鈔本。順天府志成於近年，所據猶係鈔本，似是未經雕版者也。欲研究北平風土掌故，不可不備之書。

即函目詳印不書蒙有店又
寄索錄細有少籍文滿存本

啓堂本街寺福隆樓牌四東平北

上海市通志館刊

(錄目類分刊期年一第)

發刊詞	地文	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的發端	學藝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在太平天國時代	上海英美租界的合併時期	社會事業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法租界	法租界	上海法租界的搖籃時期	上海法租界的長成時期	附錄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法租界	上海法租界的發展時期	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時期(上)	風土編纂大綱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外交	外交	小刀會與太平天國時代的上海外交	大關公堂案	收回會審公廨交涉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外交	上海公共租界的發端	上海公共租界的發端	上海	上海華商紡紗業	上海華商紡紗業

本訂彙刊期年一第
角伍費郵元伍價定

號一九二路賽坡薩海上
館志通市海上